



HUANKONG
HUA

YANGQIANZI
WORKS

幻空花

幻花世界
唯美大戏 让我一念心空



三大瑰育大神
缪娟/飞烟/却却
鼎力联袂推荐

“飞系列”“红花系列”
杨千紫
首部都市网络美文
唯美大戏
《幻空花》

《幻空花》是作者杨千紫继《飞烟》、《却却》之后，首部都市网络美文，也是作者继《飞烟》、《却却》之后，首部都市网络美文，也是作者继《飞烟》、《却却》之后，首部都市网络美文。

杨千紫 / 著

文艺出版社

幻空花

HUANKONG
HUA

杨千紫 / 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 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幻空花 / 杨千紫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3.8

ISBN 978-7-5500-0723-9

I. ①幻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19136 号

幻空花

杨千紫 著

出 版 人 姚雪雪
责任编辑 胡青松 唐运锋
特约编辑 周丽萍
封面设计 粉粉猫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9 楼
邮 编 330038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9
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字 数 217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0723-9
定 价 21.80 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3-280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佛曰：满眼空花，一片虚幻。



001 楔子

他消失在我眼眸中的笑容那么清晰，震惊、难以置信和苦涩的海水一起灌满了整个身体，仿佛都是前生的事。

005 第一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

——炽天使路西法，曾是诸天使中最光辉耀眼的一位，他的勇气与美貌无人比肩，却因为背叛上帝而坠入地狱，他的眼中从此只有黑暗的邪恶与残忍。

033 第二章 曾是惊鸿照影来

那一刻，我的泪水更加汹涌。就仿佛一个摔疼了的孩子，忽然听到一句轻声问询，心中反而委屈更甚。在我最孤单无助的时候，当我以为全世界都将我放弃的时候，原来还有人会看见我的泪水。

083 第三章 一片幽情冷处浓

“我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感觉，也希望有个人陪在我身边……”我抱紧了他，“可是离别太痛了，我经历过一次，不敢再受第二次……我想要永远，你能给我吗？”

111 第四章 瘦尽灯花又一宵

他们眼中似乎有种相同的悲伤，却朝着相反的方向无法融合……我看着这世上我最亲的两人，他们离我这么近，可是无论我怎样伸手也够不到……我胸中忽然涌出儿时记忆中最深刻的痛楚……



- 137 **第五章 一片幽情冷处浓**
一无所有的，一次又一次地被人伤害的自己。
或许这一生，我就只能孤单一人。不再对任何人抱有期待，才能不流眼泪的走完全程。
- 163 **第六章 似此星辰非昨夜**
杜渐伦是我心里的一根刺。因为爱过，也痛过，所以即便是现在只剩下恨也很难忘记了。然而李御，他像是一种毒。危险、寂寞、销魂蚀骨。我想，我一定要远远逃离他们才会有幸福。
- 211 **第七章 为谁风露立中宵**
我别过头，看着渐渐落下的夕阳投射出的斑驳的树影，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飘忽，甚至带着一丝无奈的哀求。我一字一顿地说，“从此互不相干，不是很好吗？”
- 243 **第八章 雨打梨花深闭门**
有时候我想，放你远走天涯，不管你身边是谁，只要别让我看见便好。你我若能各自幸福，相安无事，一辈子也就这样过去了……可是有时候我又想，如果我得不到，干脆便毁了你……
- 275 **尾声**
因为有些感情，无声无息，没有来由……等到失去的时候，才知道她已经长在心里，挫骨扬灰，不能相忘。

H U A N

K O N G

H U A

楔子

他消失在我眼眸中的笑容那么清晰，震惊、难以置信和苦涩的海水一起灌满了整个身体，仿佛都是前生的事。



狭小逼仄的船舱里，发动机发出嗡嗡的声音，昏黄的烛火下，隐约可以看见地上横七竖八地叠着几十个女人。衣服被黏腻的汗水浸湿，我挣扎着坐起身，眼前一团黑，心脏憋闷得快要从胸腔里跳出来。

船篷的顶很低，空间狭小，空气几乎无法流动。

疲惫，恐惧，再加上缺氧，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和发动机噪音渐渐重合在一起……思维几乎凝滞，我强制自己大口大口地喘气。

不能死。

不能就这样，死在这里。

最后一丝氧气也用尽，烛火啪的一声熄灭，船舱陷入绝对的黑暗，成了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空间。仿佛连时间都漂浮起来，触手可及的，只有死亡。

脑中开始出现幻觉。

小时候爸爸要将妈妈赶走，我跑过去抱着他的腿央求，他一巴掌扇在我稚嫩的脸上，是火辣辣的疼痛。

星夜下的游艇，杜渐伦将戒指戴在我手指上，有着冰冷坚硬却幸福的触感。

他忽然松开手，我身体后仰，扑通一声跌入海中。他消失在我眼眸中的笑容那么清晰，震惊、难以置信和苦涩的海水一

起灌满了整个身体，仿佛都是前生的事。

在最后一丝意识消失前，我听见大门被打开的声音，以及一个男人的吆喝声——

“活的带到大船上，死了的扔下海。”

然后是几声重物坠落到海里的声音，钝钝的、沉闷的。有人抓起我的手腕按了一下，见我还活着，一甩手将我撂到门边。方才压在我身上的女人则被装进麻袋，袋子口坠了石头，扑通一声就沉了下去。

原来，我是与那么多具尸体躺在一块。

清新凛冽的空气涌入鼻息，夹杂着海水淡淡的咸味。

我想，我终于可以继续活下去。

H U A N

K O N G

H U A

H U A N

K O N G

H U A

第一章

人生若只如初见

——炽天使路西法，曾是诸天使中最光辉耀眼的一位，他的勇气与美貌无人比肩，却因为背叛上帝而坠入地狱，他的眼中从此只有黑暗的邪恶与残忍。



1

被运上大船，空间开阔了许多。许是赶上了暴风雨，船颠簸得厉害。

有人扔了一堆衣服进来，厚厚的一摞，就像床单，正好砸在我旁边的女人身上。她还半昏迷着，本能地“啊”了一声，尾音还没有爆破，就被扇了一个耳光。

然后，再没有人敢出声。小屋里寂静一片，铁门外的声音就清晰起来。我听见一个陌生的男声，隐约带着台湾口音。

“葵哥，这么做可不合规矩啊……您知道，马来西亚那边的人可不是好惹的，您把货截了，我拿什么给他们？这要是传出去……”灯火昏暗，透过铁栅栏，可以看见外头人的影子，影影绰绰，就像旧时代的皮影戏。

坐在对面的是扎着很短马尾的中年人，悠悠抽了口雪茄，身后立刻有人上前，啪的一声将桌上的密码箱打开，转到对桌的人面前。

“我是生意人，自然不会让你吃亏。这一箱钱，你拿去摆平马来西亚那边。另外有一箱，事成之后我派人给你送去。”

那人似是有犹疑，思索片刻，赔笑道：“那这次就按葵哥说的办，下次可不能再这么难为我了……这批货里有不少好货色，调教一下，卖到哪儿都是好价钱。”

扎短马尾的中年人站起身，笑着拍拍他的肩膀，转身往舱门外走去。一边拉开门把手，一边回头吩咐一句：“上岸前给她们洗洗，把衣服换上。”借着微弱的天光，我看见他的脸。五十左右的年纪，保养得很好，看起来有些眼熟，又记不起在哪里见过。眼角忽地瞥见他左胸上别着一枚游艇会的徽章，原来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。

舱门闭合，房间里一片黑暗。我闭上眼睛，思索自己眼前的处境……

结婚的前一天，未婚夫推我入海，海水那么冷……我抓住一根浮木，在海上漂着等死。在我以为自己再也撑不下去了的时候，被路过的船只救起……

却是一艘装满人蛇的偷渡船。他们将我救起，转手就卖了出去。

我该怎么办？现在能拯救我的，只有我自己而已。我奋力思索着……

可是完全没有头绪，意识渐渐模糊。

我实在是太累了。

2

不知道睡了多久，耳边传来阵阵女子的抽泣声。我睁开眼睛，只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正蜷曲在墙角里哭泣，船舱里大部分女人都醒了，彼此面面相觑，眼神里都是绝望。

“闭嘴！哭得人烦死了！”远处一个穿亮片衣服的女人腾一下站起来，走过来狠推了那女孩一把。

女孩眼中的委屈更甚，“哇”一声哭得更厉害。她身上还穿着国中校服，稚嫩的脸上道道泪痕。我心里忽然涌出一股酸楚，她凄厉的哭声提醒着我，过去平静美好的生活，已经再也



回不去了。

我抬起头，仔细看去，穿亮片衣服的女人长得不错，大眼，高鼻梁，只是五官都很浓艳，反倒让整张脸失了重点。眼看她一巴掌就要挥过去，我刚想阻止，坐在小女孩身侧的女人却比我快，一把将女孩护在怀里，声音冷漠中透着憔悴，说：“不过是个孩子，你跟她计较什么。”

那女人年纪颇大，三十几岁的样子，身穿棉布衬衫，眉目里透着一抹风霜之色。

“大家同在一条船上，能不能活过今晚都是未知。有挑刺的力气，不如留着喘口气。”我瞥那女人一眼，淡淡地说。

世人总说困兽之斗。被关在这样一个狭小绝望的空间里，估计谁都会觉得憋闷，只不过她的火气太大，却拿旁人来发泄。那女人瞪我一眼，刚要发作，可见四下众女都颇为不满地看着她，顿了顿，竟立即转了话锋，说：“姐妹们，我也是心焦。哭有什么用？如今这情形，咱们得一起想想法子。我叫姚莹，小姑娘，你叫什么？”她蹲下身子，带着示好的意思，轻声细语地问那小女孩。

“我……我叫夏梓晗。”小姑娘扑闪一下眼睛，怯怯地回答。

“姐妹们，他们卖人蛇，不过是为了钱。依我看，大家身上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都拿出来凑一凑，或许他们还能放了咱们！”自称姚莹的女人环视四周，提高了声音说，面露恳切之色，听起来竟真有几分煽动性。

也许人在这种走投无路的环境下，看到哪怕一点点的希望，都会一厢情愿地相信。女人们看着她，竟有几个面上露出认同而期盼的神色。我诧异地瞟姚莹一眼，明明方才还翻脸比翻书还快，她不像是会说出这种幼稚言辞的女人。

说着，她不由分说地取下夏梓涵手上的腕表，又将自己的

项链取下来放在手里，说：“咱们偷偷贿赂一下底下的人，说不定能逃出去。”说着，便站起身四处搜罗，倒真有不少女人摘下随身首饰放到她手里。我瞥她一眼，别过头去。

就在这时，舱门忽然被打开，一个男人提着塑料水管走进来，肩上背着一个布包，随手摔在地上，一大堆劣质的鞋子和化妆品四处滚落。他没好气地呵斥道：“洗干净把衣服换上，都没点人样了！”他指了指早前丢进来的那堆衣服，说，“给我快点！老板等急了可没好果子吃！”

姚莹趁机爬过去抱住他的腿，一手迅速扯一下胸口的衣服，露出大片肌肤，说：“现在您不就是老板吗？放了我们吧，你想怎么样都行……”一面含情脉脉地斜眼看他。

那人嘿嘿一笑，伸手在她胸前抓了一把，说：“啧啧，真是个好货色！我想怎么样都行？小美人，想我把你怎么样？”

一时间，船舱里所有女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们身上。尽管很渺茫，可都还抱着一丝希望。

我在人群背后，默默走到那堆衣服旁，仔细一看，竟还都是新品牌Cosmo的春季新款。随手拿了一条紫色薄纱露背长裙，又挑了一双同色的高跟鞋来配它。

水管里的水涓涓流淌，带来几分清凉的意味。我简单梳洗一下，最后拾起那堆劣质化妆品，认真地描画。

小镜中年轻的容颜，依旧白皙鲜亮，晶莹的眼，细长的眉，尖尖的下巴，分明还是自己。配上狭长眼线，目光高贵而迷离。可是我知道，从这一天开始，我不再是千金小姐宋莞凝，我再也回不去了。

我装扮好自己之后，姚莹的戏还没有演完。

“嗨，这媚人的功夫，还是留着给客人用吧，哥哥我可没空陪你了。”那人揩了油之后便想走。

“姐妹们，我们快一起求求这位爷，放了我們吧，做牛做



马都可以……”姚莹见他要走，一把扯住他的衣角。女人们听了她的话，纷纷围过去哀求。那男人不耐烦，抬脚踹倒好几个，说：“不想死的就打扮得漂亮点，把客人伺候好了，也许会放你们一条生路！”

可是女人们还是不死心，甚至有人跪在地上，一边哭，一边咚咚地磕头。化好妆的我坐在角落里，垂下眼。世人总说求人不如求己，可是真到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或许求人也只是心灵上的一种宣泄而已。

姚莹站起身，整个人吊在他身上，一脸乞求，是男人看了怕是都会心生惻隐。那人又在她身上摸了摸，惋惜地说：“要是卖去马来西亚，我或许还能给你找条好路子……可是现在买你们的是葵哥，是死是活，就看你们的造化了。”说着，一把将她甩开，吆喝道，“打扮好了快点上岸，晚了可别怪我不客气。”

那人摔门而去。船舱里的哭声还没有退尽。

我站起身，在众人惊异的眼光里，款款走出门去。

3

夜风微凉。

清新而凉薄的空气吸入肺腑，翻起层层凉意。我沿着简陋的木质栈道走上岸去。在船上不知道被囚禁了多少天，如今仿佛重新回到了这个世界。

码头的灯光泛着橘色，一个喽啰模样的人守在一旁。我昂首在他面前走过，他只是瞠目结舌地看着我，竟没有半点阻拦。

食指上的钻石戒指折射出耀眼光芒，此时身穿曳地长裙的我，就仿佛回到了Ball场，杜渐伦在人群里等着我，他会小声

在我耳边说，今夜我的凝儿艳压群芳，又是最美。

想到他，我还是有瞬间的失神。转眼已经走到一群车子中间，前方忽然传来一个颇为熟悉的声音。我下意识地顿住脚步，藏到车后。

“洗胃的医生和仪器都安排好了吗？”听声音，应该是方才在船上买我们的那个人。

“安排好了，就停在新星公园的树林里，二十分钟就能开到……葵哥您真是英明，竟能想到一招。那帮越南仔怎么也想不到，您亲口喝的酒里会有毒。”

“哼，李御可是道上这两年崭露头角的人物……别光顾着拍马屁，把红酒和女人给我准备好了，要是这次做不掉他，以后可是个大麻烦。”

“说起来，我有一件事不明白。那批货里虽然有几个好货色，可是毕竟生涩，未必能伺候好他们。葵哥花大价钱买她们，倒不如找几个夜总会的小姐来得快吧？”

“是不是我做事之前，要先给你交代一下？”葵哥的声音云淡风轻，但我知道，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十分不悦。

那人急忙惶恐地说道：“小的知错了，应该做好分内的事，小的不该擅自揣测葵哥的意思。”

“嗯，你跟了我许多年，教你一点也无所谓。”葵哥的声音一如既往，听起来喜怒莫辨，说，“这种事，做熟不如做生。小姐们是本地的，总会有些社会关系，遇到麻烦的，又失踪又报案，搞不好就留了祸根。这批货就不同，凭空消失了也没人知道……至于生涩嘛，呵，灌点药就是了。”

身后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。

我回过头，在车子的缝隙里看到方才船上的那个喽啰，他正在四处找着什么，想必是来寻我的。

如果让那两个说话的男人知道我躲在这里偷听了这么久，